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恨海

第四回 侍親娘荒店覓茶湯 尋夫婿通衢張字帖

卻說白氏母女，正在彼此互相慰藉，忽然闖了一個人進來，抬頭看時，正是那車夫。白氏忙問道：「找着了沒有？」那車夫滿臉酒氣，手裡拿著一根旱煙管，熏得滿屋子的大蒜臭，大著舌頭說道：「那裡都找到了。今兒那一鬧，走散的人也不知道多少。各處車店裡去問，都說是來找人的，也不知有多少起，誰有空兒去問他姓甚麼叫甚麼。把我的腿也跑折了，也問不出個影子來。」棣華便道：「你去歇歇罷！」那車夫便出去了。棣華對白氏道：「母親，這件事卻怎生是好？我們且不要慮日後的事，就是眼前，沒個男人，我們在路上也不得方便，況且母親身上又不好。」白氏道：「此時我也沒了主意了，只覺得頭暈頭痛，心裡亂跳，身上又燒得滾燙。你叫他們弄點午時茶我吃罷！」棣華答應著，取出午時茶來，走到房門口要叫店家，誰知都睡了，叫了幾聲，不見答應，取出表來一看，才得九點鐘。要自己出去弄時，那房門以外是漆黑的。正在那裡呆想主意，白氏道：「他們睡了，便由他去罷！」棣華道：「他們睡了，待女兒去弄來。」白氏此時覺得十分辛苦，也急於望好了好動身，便由他去弄了。

棣華取了一根紙捻兒，點了個火，出到外間，四面一照，只見牆上掛著一盞馬口鐵洋油燈，便先把他點著了。四面一看，只見西面靠牆擺著一張方桌子，桌上橫七豎八的擺了許多筷子、碗、盞之類。東面牆腳下打了一口土灶，樹葉、樹枝、高粱稈子鋪滿一地。灶上安放著一口鐵鍋，旁邊放著一個沙罐。拿過來一看，是空的，卻沒有蓋，又沒有水。吹著了紙捻，到院子裡一照，並沒有甚麼，只有兩匹牲口拴在那裡。回到後院一看，有一口小缸，用一頂戴殘的草帽蓋住，揭開一看，喜得是半缸水。便進去在桌上取一個碗出來。先洗乾淨了，取了一碗水，舀在沙罐裡。又沒有小爐子，尋了許久，在樹葉堆裡尋了出來。這沙罐沒蓋，便拿一個碗來蓋了。

抓一把樹枝、樹葉，生起火來。不一會，水開了，揭去碗一看，是碧清的，才想起未放午時茶下去，忙到房裡取出來，放下，煎了一會，約莫好了，舀了一碗出來，把爐子裡火弄熄了，壁上的燈也滅了，拿到房裡去，白氏卻又睡著了，便輕輕推了一下道：「母親！吃茶罷！」白氏夢中大驚而醒，問道：「做甚麼？」棣華道：「母親休驚，女兒在這裡。」白氏道：「我睡著了，就是夢魂顛倒，甚是害怕。」棣華道：「這是母親受了驚之故，靜養點就好了。午時茶煎好了，可要吃一口？」說罷，遞了過去。白氏坐起來，吃了幾口，重又睡下。棣華取過被窩代蓋了，守坐在旁邊。白氏昏昏沉沉，又復朦朧睡去。棣華此時，一燈相對，又復萬念交縈。想起伯和此時，到底不知在那裡？身子究竟平安否？恨不能夠即刻有個人代他通一個信。又悔恨錯出了京，倘使同在京裡，到了事急時，還可以相依，或不至散失。又想起父親在上海，那裡知道我母女困在此處。那一寸芳心，便似轆轤般轉。又念倘得伯和平安無事，到了上海，他自然會尋著父親。那時父親知道我們相失，又不知怎樣著急了。咳！但願他平安到了上海，就是父親著急幾天也罷了，好在我們也總有到上海的日子，我們到了，父親自然不著急了。或者我們到了天津，先發個電報到上海，父親自然放心了。忽然想起伯和曾否到上海，只消到了天津，打電報去問父親，便知道了。想到此處，巴不得當夜就到了天津。可奈母親病了，明天料來不能上路，不知幾時才好？若得早到一天，豈不是可以早知道一天麼？忽又想起伯和縱使到上海，則我們此時趕到天津去，他也不過在輪船上，未必就到，縱發電去問，亦是枉然。想到這裡，不覺自己啞了自己一口，心中又忽然一陣糊塗起來，甚麼都不想，只看著那似豆的殘燈，在那裡出神。

忽聽得白氏從睡夢中哼起來，忙俯身在額上摸了一下，卻出了一額的汗，忙取過手巾拭去。白氏醒了，又哼個不住道：「女兒！我此刻格外辛苦了，頭暈的就同沒了主一般，只覺得身子是飄飄蕩蕩的，又頭重的抬不起來，如何是好？」棣華道：「母親身上可有汗？」白氏道：「通身是汗了。」棣華又伸手到身上，都代拭乾了。說也奇怪，汗雖出了許多，他那燒熱仍舊未退，只覺得燒得比先前厲害。棣華益發慌了。白氏又要午時茶喝。棣華道：「只怕吃不得了，出了這許多汗，甚麼風邪都該散了，為甚還不退燒呢，想來是不對症的了。」白氏便不言語。棣華盤膝在旁邊守著，愈覺得淒涼。忽聽得窗外一陣狂風過處，灑下兩來，打得紙窗漸瀝，愈覺得愁腸百轉，度夜如年。白氏睡了又醒，醒了又睡，身上的汗，出個不止。醒一回，棣華伏侍揩拭一回，直到天色黎明，還沒有睡。白氏的病，更覺得重了，哼聲不止。棣華暗想：母親病勢如此，眼見得不能起身的了。這輛車子，要十四兩銀子一天，如何用得起？好在他昨天已經把車價開發了，不如且打發他走了罷。

三、兩天母親病好了，再作打算便了。想定主意。天明之後，便對那車夫說：「你且回去，我們此刻暫時不能動身了。」那車夫道：「說過到天津的，怎麼半道上好回了我。」棣華道：「人病了，不能動身，知道病到幾時？你這十四兩銀子一天的車價，我們出不起。」車夫道：「今天就走，只要一天半可以到天津了。你們回我的，這一天半的價總要給我。」棣華暗想：這個人籍端撒賴，真是可惡。又見那店家及幾個不相識的人都站在門口觀看，想給他幾兩銀子原不要緊，但是錢財露眼，須防歹人起心，因撒了一個謊道：「給你原不要緊，但是我們帶的銀兩匯單，一切都在陳少爺身上，他走散了，叫我拿甚麼給你？倘使不是走散了，有銀子在身邊，也不回你了。」車夫沉吟半晌道：「車價沒了，茶酒錢總要給我兩個。」棣華取了一塊碎銀約有二、三錢重的給了他。車夫接過來，便自己套著空車去了。

棣華便問店家：「這裡可有大大夫？」店家道：「大夫便沒有，有一個藥鋪裡的掌櫃，他會治病，不消診脈，只要把病情告訴了他，抓幾樣藥來，吃了就好。」棣華道：「不知靠得住靠不住？」店家道：「那裡靠不住可以代人家治病的？我們這裡八百戶的人，那個生病不是請他治的？」棣華便把母親受嚇、得病、頭暈、發燒，吃了午時茶，出了汗，燒不肯退，病又加重的話，對店家說了，叫他去抓藥。又恐怕他忘了，又取出筆硯來，逐一寫了出來。因為十三歲上便荒了讀書，此時提起筆來，十分勉強，慢慢的寫完了，自己又信不過有寫白字沒有，怕弄成笑話。因為病情要緊，只得老著臉，交給店家拿去。那鄉莊人家，看見姑娘們會寫字，便十分希奇，傳將出去。那店家的內眷，本來看著他母女兩人，不過是個過客，住一宿就走的罷了，所以沒甚招呼，及至聞得棣華會寫字，便走來招呼誇獎，稱奇道怪，說：「像我們鄉莊兒上，爺兒們也沒幾個認識字的呢。」又問：「太太病的怎樣了？阿彌陀佛，怪可憐的！太太們金枝玉葉，平常輕易不出門，碰了這種事，自然會嚇唬出病來了。」棣華本來為人極是和融，便也同他對答，倒可以籍他解悶，免了許多胡思亂想。

談了一會，店家抓了藥回來，道：「忘了帶錢去，是賒著的。」棣華問：「是多少錢？」店家道：「五百錢。」棣華打開藥包一看，內中有一樣硃茯神，一樣硃麥冬，是認得的，其餘便不大認得出來，因說道：「這裡的藥很貴，這樣便值到五百錢？」店家笑道：「小姐是從京城裡來的，不知道咱們這鄉莊上的規矩。咱們這裡一吊錢，只有一百四十個大錢，五百錢，只有七十文。」棣華這才明白了，便數了七十錢還他，自己要去煎藥。那店家內眷，忙叫店家來代煎，自己要和棣華談天。

棣華只得稱呼他嫂嫂。他道：「這個稱呼不敢當。我的小名叫五姐兒，鄰居朋友個個都是那麼叫我，小姐也叫我五姐兒罷。」

棣華笑了一笑，問他姓氏。五姐兒道：「我們當家的姓張，叫五哥兒，我娘家姓李，自小到這邊來做童養媳婦，所以就那麼哥兒、姐兒的叫慣了。」棣華聽了暗想：看他們雖是鄉莊人家，倒是從小童養過來，夫妻相守著，永不分離的，多少快活。我與他若是向不相識的倒也罷了，偏又是從小同居、同硯過的，叫人回想起小時候的友愛情形，便要時時掛念著。此刻又是同行，承他多般體貼，正是令人感激得又不好意思說出來，偏又分散了，令人好不掛念。想到此處，不覺出了神。那五姐兒還有一大串說話，他竟自沒有聽見。

兩人又談了許久，只見五哥兒送一碗藥進來。棣華伏侍母親吃了，仍舊睡下。五姐兒又問棣華：「吃甚麼飯？」棣華道：「其實吃不下，不吃也罷了。」五姐兒道：「昨兒晚上聽說就沒吃，今天再不吃不餓壞了麼？待我清清的做一碗片兒湯來小姐吃罷。太太病人，不能吃飯，咱們家有小米，我去做一碗小米粥來。」說罷去了。一會兒果然端了一碗片兒湯來。棣華道謝，五姐兒

放下自去。棣華走過桌子邊坐下，拿筷子調著，只見那面色黑得不像個樣子，只呷一口湯。五姐兒又端了一個碗進來道：「小姐胃口不好，加上點忌諱罷！」

棣華道：「費心得很，其實我真是吃不下。」接過來，順手加上一點，又呷了一口湯，勉強吃了兩片，便不吃了。再一會兒，五姐兒拿了小米粥進來，見白氏正昏昏沉沉的睡著，便輕輕說道：「燙著呢，由他涼涼也好。」棣華點點頭。五姐兒看見片兒湯還沒動，便道：「小姐怎麼認真一點也不吃？別餓壞了。」棣華道：「吃不下，怎麼辦呢！」五姐兒拿了出去，又盛了一碗小米粥進來道：「小姐吃不下，吃點粥罷。」棣華其實肚子裡是餓了，不過心煩意亂，胃口不開，吃不下去。今見五姐兒那般慇懃，便勉強拿來吃。這小米裡面，又是許多細砂子，嚼在牙上，格吱格吱的好不難過，只得呷到嘴裡，便直嚥下去。

恰好吃完了，白氏醒了。棣華便端過粥去，伏侍母親吃粥，吃了一碗。五姐兒問：「可還要添？」白氏道：「多謝，費心得很！不要了。」五姐兒收了出去。白氏道：「睡的骨頭生疼的，扶我坐起來罷。」棣華扶白氏坐起，又取過伯和的鋪蓋來，放在一邊，叫白氏靠著。因為拿動了這個鋪蓋，又觸起了心事，一陣心酸，又復流淚。白氏看見，明知女兒心事，然而自己也正在為了這個煩惱，沒有說話好解勸他。棣華忽然想了一個主意，便對白氏道：「母親，他——」說到這裡，又頓住了。白氏道：「我的好女兒，你有話說罷。我和你母女至親，又沒有外人，甚麼話不好說呢？」棣華道：「我想昨天散失之後，他一定也找我們。何不寫幾個字，說明我們在這裡等他，拿到外面去貼起來，他見了，自然會尋來。」白氏道：「好主意，你便快寫起來罷。還得要多寫幾張，凡是往來大路，及車店、客店門口，都貼起來才好。」棣華忙取出筆墨箋紙來，在桌子上去寫。寫著：「陳伯和鑒：有人在八百戶——」寫到這裡，便頓住了。出去找五姐兒問道：「你們這個店可有個店名？」五姐兒道：「我們這個店，還是五哥兒太公手裡開開來的，叫做張家店，鄰近各處鄉莊都有名氣的，小姐問他做甚麼？」棣華道：「我不過這麼問一聲兒。」說罷，回到房裡，在箋紙上接寫著：「張家店守候，望速來！切盼！」總共二十個字。自己看了一看，雖然寫不端正，去還認得是個字，便一張一張寫來，寫了二十多張。五姐兒走進來看見了，便問道：「寫許多字兒做甚麼？」棣華道：「要煩你們五哥兒，代我拿到我們昨天失散的地方張貼起來，好叫失散的人看見了，尋了來。」五姐兒道：「正是，我還沒有動問，你們失散的是那一位？」棣華見問，紅了臉，答不出來。白氏在炕上，連忙代答道：「是一個親戚，同伴出京的。」五姐兒便叫了五哥兒來，教他去貼。棣華又切切叮囑，叫他貼在容易看見的地方，及車店客店門口。五哥兒答應去了。

此時已是下午申牌時分，五哥兒直去到傍晚時候，還沒有回來。忽然門外來了一伙人，有五、六個之多，要來投宿。

五姐兒招呼了進來。棣華道：「這卻怎麼？我們怎好和他們同在一起？」五姐兒道：「不要緊，小姐們搬到我屋裡去。」說罷，便代把鋪蓋行李搬到對過一間來。棣華扶了白氏過去。五姐兒便招呼那伙客到客房裡。棣華扶白氏上炕坐下。這邊炕上，多了一張炕几，地下卻沒有桌子，只有兩把竹椅，牆上貼了許多五彩畫張，畫的都是一齣戲，如「四郎探母」、「賣胭脂」之類。忽然看見旁邊貼了一張字紙，仔細一看，不禁為之愕然。要知這張字紙是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